

【有所思】

有时我们 读不懂红叶

□ 孙葆元

【在人间】

晋北有一个 叫定襄的小县城

□ 潘秀民

【闲情记】

莎鸡惊 懒妇惊

□ 赵柒斤

这条诗一般的峡谷原来不叫红叶谷,叫朱老庵。如同无数高僧贤士隐在深山,开始我并不知道这是一个好去处。我在南部山区工作了四年半,踏遍了那里的山山水水,这条峡谷如同一道青山里的皱褶,怎么找也找不到它。直到有一天,一位当地向导对我说起,才决定去看它一眼。走的名山多了,哪屑一座众岭间的小山丘?直到登上朱老庵的山巅才大吃一惊,只见层层红叶蜿蜒铺去,一直铺到天边,山涧中几重芦苇开始扬花,雪白的芦花点缀在一片红叶中,夹杂着经秋的黄叶、翠绿的青松,满山满谷顿时斑斓起来。就在家门口,竟藏着这么一片好世界,真是大隐于世啊!

大致名山,或以雄奇出名,或借圣贤立世。这几座山并不高,朱老庵里藏着何许人也?大约不是名士居。山不张扬,人不张扬,就把一片红叶抱在怀里。你愿意探访,它敞开胸怀;你不知道它的存在,它仍在那里,就这样静默着,送走了千年流云,朱老庵太神奇了!以后每有朋友来,我就把他引到这里。我说,别看人工雕砌的楼台,那是人的意愿,看看大自然的造化,那是出人意料的佳境。凡是观赏过朱老庵的朋友也领会了山情水意,还有那叶子的寓意,大呼胜于北京的西山。

“忻州无好女,定襄无好男”,当地人是这么说定襄的。

相传貂蝉的故里在忻州市东南的木芝村,吕布的故里在定襄县东南的中霍村。因其二人都是人中龙凤,夺走了当地的好风水,所以一直以来,定襄、忻州鲜出英杰。不管这种说法有无道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连当地人自己都觉得这个地方不太景气。

定襄,这个所辖不过二十余万人的小县城,坐落在山西省忻州市东北二十公里处。再往东就是著名的佛教圣地五台山了。

应该说定襄县历史悠久,可以追溯到公元前的春秋时期甚至更早。东汉末年建县,已有近两千年的历史。但之前的定襄与忻县(现在的忻州市)是一体的,直到本世纪的2001年,才形成现在的隶属关系,即定襄县隶属于忻州市。

朋友告诉我,定襄是全国最大的法兰生产基地。这里生产销售的法兰占全国的百分之七十之多,有“中国锻造之乡”的称号。

我第一次来定襄,是出差。虽然之前对这个县城有过一些了解,但眼前的景象,仍不免让我失落和感叹。这个小县城,像是被世

界遗弃的孤儿,衣衫褴褛,身材矮小,似营养不良,竟不及我家乡的一个乡镇。一座老旧的火车站,似乎见证了近几十年的历史,时而发出最原始的长啸。

幸亏朋友A先生接站,并帮我订好了宾馆。否则,虽然县城不大,我恐怕也难以找到一家像样的住处。因为几乎没有。

中午在太原忙着转车,没怎么吃饭,早已是饥肠辘辘。不想麻烦A先生,把他给打发走了。A先生是当地人,是我的合作伙伴,人很诚恳、敦厚。

下午五六点钟时分,我一个人来到街上,想找家饭馆。谁知找了几家,不是没开门,就是门开着也没饭可吃。问怎么回事,说:饭点还不到。几点是饭点呀?说:七点半吧。看我一脸的懵懂,店小二略带歉意地说:我们这里吃饭晚,您是外地的吧?我说:是。我中午没吃饭,能不能先给我煮碗面呢?小伙子更无奈了:厨师还没来……

天哪!不是说,山西人在娘胎里就会做买卖吗?

后来跟A先生闲聊起此事,这位淳朴的山西人满脸的不好意思,并坦承:的确没法跟山东比

也染红了我们的心。济南人看秋叶如同北京人看秋叶一样,不惜满世界地跋涉追寻,年年都不愿意错过。杜牧道是“霜叶红于二月花”。追过几度红叶,就体会到二月花娇于生发,秋天的红叶媚于阅历。它是经历了春风摧摇、夏雨沐浴,奔雷闪电壮它筋脉,日精月华秀它芳魂,才砥砺出如此烂漫的秋红。有人叹息秋红是残红,杜牧显然不同意这种说法,在他眼里,秋红比二月的鲜花更壮丽。我附和着他的话说,秋叶红得深沉,它才更有魅力。

因此,探看红叶就成了人生一年一度的典礼。去年红叶的云锦漫开的时候,我与妻子前去探访。前面走着一个人引起我的注意,那个背影好生熟悉,走路稳健而不飘逸,只是头上华发如雪,他一个人寻寻觅觅地走着,似有心事。我没有惊动他。在红叶林里穿了几个来回,便寻了一座茶肆落脚,谁想在这里又与他相遇,这回我看清了,他是戴尊光,我青年时代的一位友人。他也认出了我,站起来与我畅谈。戴尊光有一位美丽的妻子,那女子什么都好,就是性格刚烈,屡与婆婆抵牾,不会变通,不知退让,惹得老人不待见。在这场婆媳争斗之间,戴尊光站到了母亲一边,他认为母亲一辈子不容易,父亲死得早,是母亲把他抚养成人,没有母亲哪有他?

这是一个人一生摆脱不掉的选择,戴尊光的选择唯一,不能兼容,于是夫妻以分手来结束这场个性的追求。我便问戴尊光,高堂安好?他告诉我,前年刚刚送走老母。我屈指一算,他的母亲竟活过百岁!再看戴尊光,孑然一身,我心里便有了数。就想问他,没有去找他的前妻?一时间忘了那个女人的名字,就说,“没有去找她?”我知道那个女人没有再嫁,也在人生的春风秋霜里独立着。戴尊光摇摇头,说,分开了就分开了,别再相互打扰了!

与戴尊光告别,走进红叶的海洋,胸中似有诗意图涌,突然就想起,那个女人叫叶诗红。想起这个名字,就悟出戴尊光到这里是寻青春的旧迹来了。两个人隔空相守,叶诗红不是唐婉,戴尊光也不是陆游,他们为什么不能牵手呢?心中一阵感慨,不由得挽起身边的妻子。妻子不适应在众人面前亲昵的举动,便说,干什么你!想挣脱。我紧紧挽住她,人生有几度这样的牵挽呢?得到了,不能失去。我突然想到那几枚摘回的红叶,在华美的装帧中为什么还是那么憔悴?妻子说,这还不简单,红叶在林子里,你衬着我,我衬着你,才灿若二月的鲜花,你把它摘下来,它失群了,还灿烂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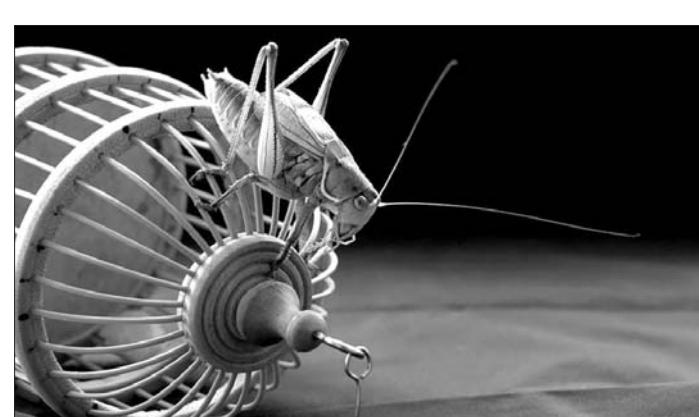
我恍然大悟,有时候我们读不懂红叶。

中原地区,企图突破忻口,攻占太原。当时负责守卫定襄、忻州(当时叫忻县)一带的是国民党郝梦龄兵团。早已厌倦了打内战的郝梦龄主动请缨,率领四个军组成的兵团,与日军血战二十多个昼夜,击退敌军数十次进攻,消灭日军数万人,有力地打击并牵制了敌人,为太原守军赢得了宝贵时间。

然而,忻口一战,也有数万中国将士的英灵长眠于此地。郝梦龄,这位统帅四个军的兵团司令官,北上抗日之前就已写好了遗书,抱着“我活国死,我死国活”的信念,亲临战场,率领部队誓死抗敌。他说:“将有必死之心,士无贪生之意!”终以身殉国,年仅三十九岁。毛主席盛赞他是“崇高伟大的模范”。

谁说“忻州无好女,定襄无好男”?与吕布、貂蝉相比,这些为抗日救国而英勇捐躯的英雄才是值得历史铭记的我们民族的骄傲、祖国的好儿女!

此后的这些年,我又去过大大小小的许多地方,几乎跑遍了大半个中国,但却始终不能忘记,在晋北广袤的土地上,有一个叫定襄的小县城。



莎鸡的悠久历史可与蟋蟀媲美。《诗经》之《豳风·七月》云:“六月莎鸡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我们从诗中不仅可判定周代人就已具有了物候学和昆虫学常识,还知道当时人们给纺织娘起了个很吊吃货胃口的名字“莎鸡”。远古的老食客们是否把它当美味,无文字记载,但3000年前被人养着玩却是事实:“寒则渐近人。今小儿夜也亦养之,听其声。”

一直以来,经小人书、古装影视剧及古诗词的渲染,蟋蟀都是最具“文艺范儿”的鸣虫,也稳坐秋虫的头把交椅。其实,秋夜不停发出“轧织、轧织”“织,织,织啊”叫声的纺织娘(因其发出的声音颇似古代织布机的织布声,故而被人称为“纺织娘”,又称络丝娘、莎鸡、纺花娘等),其文字记载和人工饲养的历史一点不比蟋蟀逊色。

和蟋蟀的生存方式不同,莎鸡很少躲到村庄的屋檐和废墟的瓦砾下,菜园的瓜蔓、野外的草丛才是它们最宽广、最自由的舞台。小时候,无论是尾随母亲到菜园还是独自去放牛时,我都抓过莎鸡,故对此虫非常熟悉:它有两瓣薄如蝉翼的翠绿色翅膀和一个与体型不相称的弧形大屁股,善跳会蹦。因喜食南瓜、丝瓜等瓜类花瓣,又爱吃桑叶、核桃树叶等,所以被划为害虫之列。

到了汉代,人们又给纺织娘起了个很哲学的名字“络纬”,是不是暗指它有知晓人之“经络”和物之“经纬”的能耐?至少古人是这样理解的,否则《诗正义》不会有“络纬鸣,懒妇惊”的说法。也就是说,莎鸡叫起来的时候,懒惰的妇人便猛然吃惊。何以被惊?原来她们突然意识到秋天到了,冬季已为期不远,可纺织浆洗还没有眉目,怎能不惊?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七载有宋子京《秋夜诗》也